

如果可以 回到从前

邻城酒肆

著

微博大V邻城酒肆
首部走心故事集

20个温暖治愈故事，
抚慰你的心灵



吉林人民出版社

如果可以 回到从前

邻城酒肆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果可以回到从前 / 邻城酒肆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06-12450-1

I. ①如… II. ①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4629号

如果可以回到从前

作 者: 邻城酒肆

责任编辑: 郭 威

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选题策划: 吴雅琴

文字编辑: 吴雅琴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数: 10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2450-1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联系电话: 010—87777109

目 录

CONTENTS

1. 中了爱情的毒	001
2. 我们都输给了现实	014
3. 爱的代价	027
4. 玻璃心的女汉子	040
5. 我凭什么要等你	051
6. 为爱奔跑的土豆	063
7. 总会有个人替你疗伤	075
8. 当往事化作云烟	088
9.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	101
10. 寒冬里的守望者	113

11.丽江故事	126
12.我会记得你，然后爱别人	139
13.珍惜眼前人	151
14.等我长大了娶你	164
15.知有相逢否	177
16.愿你执迷不悟时少受点伤	189
17.妾愿同君尘与灰	201
18.任性，让我们擦肩而过	213
19.世上没有所谓的玩笑	226
20.遇上你，她花光了所有运气	239

1.

中了爱情的毒

薛胖子为了阿妹跳楼成植物人了！

这个消息轰炸了朋友圈，影响力毫不亚于几年前他公布和阿妹妹牵手的那天。

薛胖子是我大学时期的上铺兄弟，不过后来因为一包中华烟的诱惑，我又变成了他的上铺兄弟。那时候我们关系并不太好，刚开始我甚至有些看不起他，因为他总是做一些特别有损男人面子的事儿，可能是发育不好没开窍。在我看来，他干的事都极其非主流，说起来我都一身鸡皮疙瘩。比如说大晚上在女生宿舍楼下摆一排排心形蜡烛，然后扯着他那狮吼般的粗嗓子大喊：“阿妹，我爱你……”然而他并没有看见阿妹的踪影，倒是引来了一场倾盆大雨，被淋成了落汤鸡不说，还被宿管阿姨一顿臭骂，然后灰溜溜地收拾那些风雨中的残烛。

这哥们像风雨中东倒西歪的蜡烛，殷勤地为别人燃烧自己，可别人并不需要他这点光亮。

薛胖子的家境并不是太好，父亲是一家停车场的保安，母亲是一家超市的理货员。为供薛胖子上大学，他母亲还经常去饭店做兼职。即使这样，他们给薛胖子的生活费也总是不够。所以，薛胖子的钱包总是很凄凉。宿舍里，除了牙刷是他自己买的，其他东西都和我们共用。薛胖子总是舍不得给自己买包好烟，但舍得给阿姝买一大束玫瑰，最后却被阿姝扔给室友做玫瑰浴。他可以一个月天天啃方便面，但舍得大手笔去贿赂阿姝的闺蜜。记得一次，学校连着停水好几天，阿姝身边的秦丹丹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再不来水我就饿了……”的消息，薛胖子就去小卖部买了很多农夫山泉，一瓶瓶倒在桶里给秦丹丹送去。目的就是要秦丹丹劝阿姝也收下另一桶洗澡水，最后被阿姝的室友暗中称为“薛大头”。

我曾劝他说：“薛胖子，绞尽脑汁追女生是肯定追不到的，你要是真想找个女朋友，再给我买包中华，哥们可以传授一些秘籍给你。”

他像一个富二代般严肃地说：“帮我追到阿姝，你大学期间的中华烟我包了。”

我们都深知薛胖子是拿不下阿姝的，阿姝虽然算不上校花，但在

我们系也算是个女神级的人物。撇开颜值的悬殊不说，就阿姝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气质，很多比薛胖子优秀的追求者，往往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就以失败告终。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也许薛胖子劳心劳力追上阿姝后就废了，因为这一路指不定要经历多少磨难呢！

有一天晚上，凌晨一点多，我们正围在宿舍看电影，薛胖子接到秦丹丹的电话，说阿姝被几个女人围在宾馆打得半死，要薛胖子去接她。薛胖子壮着胆子气喘吁吁地跑到宾馆时，阿姝已经被一个男人接走。据说打阿姝的那群女人，就是接走阿姝的那个男人老婆的小姊妹们。

至此，阿姝和有妇之夫开房被逮个正着的丑闻，在学校的贴吧转发得如火如荼。平时嫉恨阿姝的女同学们，总是在阿姝的后面跟踪着，希望能找出更火辣的料来八卦。而大多数曾经追过阿姝被拒绝的男生们，则骂阿姝是个不检点的女孩。薛胖子则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对阿姝一如既往地做着那些让人看着很傻的事。

此刻的阿姝，没有再拒绝薛胖子对她示好，但也不和薛胖子说太多的话。所以大家可以常常看见一个画面——如果阿姝出门，薛胖子必定跟在她后头，像为娘娘打伞的太监。阿姝从来不回头看薛胖子，薛胖子也不多言，恭敬地将阿姝送到安全地带，然后默然离开……

有一天我去澡堂洗澡，看见薛胖子蜷缩着一身肥肉抱着头躺在地

上，旁边一群人还不依不饶地踢打他，骂他傻。我本来只想去劝架，结果被一个戴眼镜的小伙推我摔了一跤，我便和那群人打了起来。后来薛胖子告诉我，打架是因为他听到那些人的言语褻渎了阿姝，便不自量力地冲了上去。我知道后有些懊恼：我干嘛为这种事出头？不过因为我帮他打架，薛胖子把我当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后来，薛胖子常常给我讲阿姝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阿姝在酒吧喝得烂醉，打电话让他去接。阿姝看见薛胖子，捧着他的脸一阵傻笑，然后吻了他，说他真可爱。他问我，阿姝这样是不是已经把他当成男朋友了。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他，阿姝这样的女人犹如毒品，薛胖子是不应该碰的。但是看见薛胖子给我讲阿姝时两眼发光的表情，我觉得应该任由他去犯傻，有的事情，在你想做的年龄不去做，等你真正可以做时，或许就不想做了。着魔是属于年轻人的，既然薛胖子他执念要去做这件事，就让他做吧。后来薛胖子告诉我，阿姝还没把他当男朋友。每当看到阿姝上了那辆卡宴，薛胖子总是趴在宿舍的窗台，盯着围墙外看很久很久。此时的薛胖子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即使他很胖。

有一次，阿姝和那个男人逛街又被他老婆围堵。她在大街上打了阿姝，还撕烂她的衣服，最后便把她老公扯了回去。薛胖子和秦丹丹赶到后，给阿姝披上自己肥大的卫衣，然后就要去揍那个男人，阿姝

拦住他说：“薛胖子你没有资格插手我的事情，你走吧。”

薛胖子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走了一段又退回来。他一路跟在阿姝的后面，看到阿姝进了宿舍的大楼才离开。薛胖子回宿舍后一个星期没说话，每天仰躺在宿舍的铁床上。宿舍人笑说薛胖子终于停下来开始思考人生了，我也认为他该放弃了，不是觉得他和阿姝之间有太远的距离，而是觉得阿姝不值得薛胖子这般用情。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男人不是感情动物，其实，男人用起情来，更让人震撼。

薛胖子在宿舍干躺了4天，抽了我10包烟。第五天晚上他突然像丧尸一样“腾”地坐了起来，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兄弟，我要和阿姝上床，再去揍那个王八蛋一顿！”说完便躺下睡了。我不由得苦笑，他真是着了魔，而且是深入骨髓的魔怔。我想上帝也帮不了他了……

之后很久很久，人们几乎都懒得关注阿姝如何，薛胖子又如何，因为他们之间几乎已形成那个循环，阿姝不顾名节去追赶着那个有妇之夫，薛胖子不顾死活地追赶着阿姝。在赶路的人，几乎都无暇转身看看自己身后的世界。

直到大家都在感伤着大学时光过得飞快的时候，薛胖子突然高调地要请大家吃饭。那天薛胖子像是新婚一样亢奋，拉着谁都要敬一杯，阿姝却坐在饭桌上淡定地吃着饭，时不时对薛胖子说：“少

喝点。”

那天薛胖子喝得烂醉如泥。那天，他宣布和阿姝正式交往，并宣言，只要阿姝愿意，毕业就结婚。那天晚上，薛胖子在宿舍一直吐，吐完又捂在被子里给阿姝发短信，手指在劣质的手机键盘上啪啪啪地响了一晚上。发完短信，薛胖子又躺在床上嘿嘿傻笑，笑完了又杀猪般地大哭。我们宿舍都默契地原谅他神经质，毕竟谁都知道，这些年，这小子太不容易了。

毕业后，我好几年没见过薛胖子，也没见过阿姝。不知道这些年他们究竟如何。我想，几年过去，曾经那几对令人羡慕的鸳鸯情侣都分道扬镳了，何况是薛胖子和阿姝？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薛胖子还是那个薛大头，竟然演出这种戏码——跳楼！关键是还没死。这事确实有损老爷们的颜面，但是作为他的朋友，我该去看看他。

我这个人天生不喜欢进医院，我讨厌消毒水的味道，更看不得医院走廊上那些忧伤或绝望的面孔。然而今天，我成了忧伤的一员。薛胖子没死，但不知道会不会醒过来了……

在去的路上我还在想，得为他的不争气好好骂他一顿。但是到了医院，知道他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时，我只剩下难过。我看到薛胖子的父母，他们比同龄人苍老些，话不多，看到我们来只是一个劲地说

“谢谢”。但我却没有看到阿妹。便小心地问：“阿姨，您知道阿妹吗？”

阿姨给薛胖子擦着脸，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知道……那可是他的命啊……”

我还想问：薛胖子为什么会轻生，他和阿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现在都这样了，阿妹人在哪里……

一大堆疑问，看着这个沉默而可怜的老人，我却说不出话。

有空的时候，我经常去医院看薛胖子，常常给他讲些段子。有时候自己讲完都忍不住发笑，而薛胖子则永远安静地躺在那里。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薛胖子的心电监护仪嘟嘟嘟的响声，此时我有些怀念薛胖子杀猪般的哭声。

医生说薛胖子苏醒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只是时间问题。应该多找些关键人物来刺激刺激薛胖子，这样有助于他苏醒。这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阿妹。于是，我觉得我应该去拜拜这尊神了。

我从警察那里得知，阿妹在一家妇产医院。我纳闷地来到这家医院，看到阿妹躺在床上，旁边是一个婴儿。看到孩子，我的很多粗口也爆不出来了。唉，想骂个人咋就这么难？

阿妹哭着说：“那天要跳楼的不是胖子，是我。”

我几乎跳了起来：“你怎么……”

阿妹说，毕业后她就和薛胖子生活在一起。有阿妹在身边的薛胖子像打了鸡血的狼，两年打拼，加上父母用棺材本资助，薛胖子买了一套小房子。他每天早早就出去，一下班就回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少自以为幸福快乐吧。

出事的当天，薛胖子正在幼婴店给待产的阿妹买待产用品。这时候，他接到物业电话说阿妹要跳楼。

当薛胖子抵达小区，楼下已被警察和围观群众堵得水泄不通。薛胖子从楼梯跑到天台，趁警察和阿妹对话时悄悄爬上天台，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挪动着脚步，就快靠近阿妹时，阿妹猛然回头发现惊慌失措的薛胖子。她歇斯底里地对薛胖子说：“几年前我就告诉过你，我的事情你不要插手，你就不要再管我了，好不好……”

薛胖子颤抖着粗嗓门，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对阿妹说：“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我们要看着小宝宝长大，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你还没有做我的新娘……”

“对不起薛胖子，我不能和你结婚，也不能生下这个孩子……”阿妹目光呆滞地望向远方，长发随风在空中乱舞，接着低下头犹豫了一会儿说，“胖子，这个孩子是……”

“闭嘴！”薛胖子大吼。

“他是个罪孽，我也是个罪孽。对不起，我不能再欺骗你了，你

是个善良得让我羞愧的男人。”

阿姝说完，取下手指上的戒指：“胖子，对不起，请把它留给更值得的女人，这两年我努力想和你好好生活，但是我无法抗拒他。我从19岁就开始爱他，虽然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每次他一出现，我就崩溃了……我对不起你……”

此时的薛胖子已经泣不成声。有时候他也怀疑过，阿姝和那个男的还有来往。但他宁愿逃避着真相，因为他爱阿姝，阿姝是他的命，只要命还在，别的也就不重要了。今天，薛胖子的梦被一场自杀撕碎——对薛胖子来说，阿姝的自杀是对他残忍的谋杀。但是，他还是不希望阿姝和自己以这种方式告别，所以他打算用拿回戒指的那个举动扯回阿姝，可是他并没有拉着阿姝，反倒和阿姝一起坠落。阿姝掉到了气垫上，可能是薛胖子体积太大，他掉到了气垫旁边的灌木丛里。索性楼层不高，所以薛胖子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阿姝，在这家妇产医院生下了她和那个男人的孩子。

我走出病房，接连抽了好几支烟。罢了，薛胖子现在也许很需要阿姝，我就不骂她了，让她去看看薛胖子吧。我去超市买了些补品和水果，回到病房时，听到孩子在婴儿车里哭闹。阿姝艰难地扶着床沿，起身去看孩子，我过去扶着她。

阿姝哄着孩子，突然轻轻地问我：“胖子他，他怎么样？听警察

说，胖子受伤了……”

我突然一阵心软，对她说：“胖子没事，你好好养着，出院了去陪陪他。”

“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他……”她这句话，细微得几乎只有自己听得见。

我扯开话题问：“没有人在医院照顾你吗？”

“有护士……”她边抱起孩子边云淡风轻地说着。

“你没有家人陪吗？”我好奇地问。我确实感觉到奇怪，即使那个男人不来看她，出这么大的事，她的父母总归要出现吧。

“我没有家人。”

“其实你可以让孩子的爸爸对孩子负点责，你一个人……不仅是经济问题难以解决，而且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流言蜚语……”我还没说完就有些后悔，但我真的是为一个单亲妈妈感到担忧。

“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如果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活得犹如一条内裤，别人放什么屁都得接着……”她把刘海撩到耳朵背后，直视着我，微笑着。

我很不高兴，因为我感觉她说的貌似有几分道理，我竟无言以对！于是，我叫她好好休养，病好了去看看薛胖子，然后我便匆匆告辞。

确实，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活法，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所

能看到的只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生活评头论足？

阿姝出院的第二天，她说想去照顾薛胖子，但他担心阿姨并不欢迎她，所以打电话邀我和她一同去。到了医院，正如阿姝所料，一向文静寡言的阿姨像要杀了阿姝般冲了过来，大喊：“扫把星，你还有脸来啊？带着你的野种滚！”

阿姝并没有躲闪，定定地站在走廊通道里任凭阿姨撕扯着。她没想到薛胖子不是受伤，而是昏迷不醒。她认为这都是她造的孽，因此无比愧疚和痛苦。一旁的叔叔则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把头埋得很低，任由眼泪大滴大滴地掉在地上。这些日子，这两个老人一直用忙碌来掩盖悲伤。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拼死拼活养大的儿子竟在自己老的那天躺下了。他们越是表现得坚强，内心越是构筑起一道围墙将悲伤深锁其中，无法释放。

也许此时的阿姝明白，他们并非真的怨恨阿姝，而是需要一个引子将眼泪引出来。

有的时候，只有直视伤痛才能真正走出来。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阿姝都在医院和托儿所来回跑。无论她和薛胖子将来会是怎样的命运，她都想一直照顾他直到他醒来。她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唤醒薛胖子，结果都是徒劳。

某天晚上，阿妹把孩子接来，母子二人在医院陪着薛胖子。孩子突然哭个不停，阿妹给孩子换好尿裤，抬起头发现薛胖子正直勾勾地看着她。她欣喜若狂地要跑去喊医生，薛胖子却轻轻地抓住了孩子的手。

阿妹呆住，泪如雨下。

薛胖子转头，微弱地问：“阿妹，你爱过我吗？”

阿妹正要张嘴，薛胖子哀求着说：“我要听实话。”

阿妹低下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薛胖子释然地给了她一个微笑说：“没事了，去喊医生吧……”

阿妹走到门口回头，看见薛胖子亲吻着孩子的手，哭泣着。

薛胖子出院那天，我开车去接他。他说还不想回家，要我陪他转一圈。我开着车陪他转了一圈又一圈。沉默很久后，薛胖子对我说：“我先去你那里住段日子吧，等我找到新房子就搬走。”

我问：“你要搬家？”

他点点头：“他们母子挺不容易的。我把房子给她，算是感谢这两年来她带给我的美好。”

我看着他，发自内心地敬佩。我拿出一包中华，对他说：“兄弟，这是我请你的。”

他扯着粗嗓门嘿嘿地笑，我也笑。一路上，我们再没说什么话，